

本焕老和尚禅七开示选录

疑 情

宗门下这一法,最重要的就是要“起疑情”。什么叫“疑情”呢?它是指我们对一桩事情不明了,不明了这桩事情究竟是什么东西,体现在禅宗这一法里面,就是禅宗历史上诸多的公案。过去祖师也讲:父母未生前,如何是我本来面目?我未生以前,究竟哪一个是我本来面目呢?自己知道不知道?不知道。不知道,这就是一个疑情。也有祖师提“狗子无佛性”。一切众生都有佛性,为什么“狗子无佛性”呢?大家就可以从这里入手,去参究它。这就是从那个你不明白的地方去起疑情。

明万历年间以后,念佛的人就多了。念佛的人多了以后,就提出一个“念佛是谁?”——我明明知道自己念佛,那么这个念佛的究竟是谁呢?在高旻寺,来果老和尚就提倡“念佛是谁”这个疑情,就是教你在“念佛是谁”这四个字上面去来回地、反复地“参”……。

禅宗中还有“万法归一,一归何处”等疑情。总而言之,佛说八万四千法门,都是为了利益众生、成就众生,使众生离苦得乐。不论用哪一法门,都是为了降伏其心。降伏什么心呢?就是降伏我们尘劳、烦恼、无明、贡高、嫉妒、人我、是非这一切一切的心。为什么要降伏这些心呢?因为这些心,都是我们生死的根本。我们从无量劫到今天,在六道轮回中滚来滚去,都是因这些而起。有这些心,才有这些轮回;如果没有这些心,就没有这些轮回了。本来我们自性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,为什么今天还有这一切一切的东西呢?都是由于我们自己所造成的。过去古人也讲:“人之初,性本善;性相近,习相远。”我们“性相近”,习气就远得很!本来我们自性的心是很清净的,因为有了这些习气的污染,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来死去、死去生来,才有六道轮

回。那么我们今天学佛用功,就是为了消除一切心,消除一切尘劳、烦恼这些东西。而这些东西怎么去消除呢?不是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甩掉它、不要它——这些东西都是“无相”的,既“无相”,怎么去甩掉它?我们的罪业也是“无相”的。因为普贤菩萨讲,我们从无始到今天,由身、口、意所造诸恶业无量无边,若有相时,虚空都不能容受!既然这些罪业无相,那么我们怎么去消除它?不是我们拿一个什么思想去消除它,也不是拿一个什么东西来消除它,要拿我们这个心来消除它。我们每一个人,就是一个心、一个念。既是一个心、一个念,为什么你这里在用功,那里还在打妄想呢?是不是有两个心两个念呢?不可能。如果我们有二个心、二个念,那么我们将来就成二个佛了。我们在用功的人,只有一个心、一个念。我们修行人在用功时,知道了妄想,那正说明你在用功。如果你没有用功,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“妄想”。为什么?我们一个人活了几十年,一天到晚都在妄想里头。我们的生死及与其相关的一切,都是由妄想所造成的。不去用功,就不会察觉这种状态,因而也就不知道什么叫“妄想”,什么叫“用功”。如果你今天能够知道有了妄想,那就证明你的思想还在用功。

我们这个功夫,是在高旻寺来果老和尚教的。他教我们要起疑情。他这个疑情呢,就是要我们问“念佛的是谁”,要在不明白处——“谁”字这个地方去参究。有些人不明白,不明白这个地方——谁;再问它一句,到底是谁——反复在这个不明白的地方“谁”字上来回地参下去。你能够在这个地方一直参下去,那么这个疑情,就不仅仅是一个不明白,而是很有滋味的了。我们真正有了一个疑情,就会明白,这个疑情的力量

是很大的。就像我们吃东西,越吃越高兴,吃菜、吃饭,好得不得了地吃,那个滋味很好的。而我们的功夫要在不明白这个地方、这个疑情上来回地去追究。所以我们只要一把疑情提起来,功夫就得现前。好了,你就在这个疑情上绕来绕去地参究,看看到底是“谁”?就在这个“谁”字上去用功夫。当我们粗粗地用功时,还是有妄想的,这个妄想很厉害,按我们宗门下的讲话,叫“一人与万人敌”。什么叫“一人”呢?“一人”就是我们参话头的这个念头;“万人”呢?就是我们的这些妄想。这些妄想很多、很厉害,你不打,它们自己也会打的。原因是什么呢?因为它几十年已经熟透了。而我们的功夫,却用得很少。譬如你现在三十岁,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,你有没有用三十年的功夫啊?没有。但你要知道,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,你打了三十年的妄想,妄想已熟得不得了。妄想既已熟得不得了,它就成为“细念”;而我们用功的这个念头儿,是个粗念。这个粗念在上边,细念在下边,所以我们参“念佛的是谁”,一会儿就不知念头儿跑哪儿去了。

“念佛的到底是谁”,它还要翻起来,这个“翻”,我们用功的人叫“翻业识”。“翻业识”是不是把它去掉呢?不能去、不要去。不要去的原因是什么呢?宗门下如果让我们一心一意去降伏这些妄想,就好比“搬石头压草”——你看到地上草很多,去搬一块石头把草压下去。看那个石头,面上没有草,是不是啊?但你把石头搬起来以后,那个草照样还是一样。所以我们用功的人要“斩草除根”,这是最主要的。如果不能斩草除根,而是搬块石头来压上,那是没有用的。这点希望各位注意。不要专门、有意地去压这个妄想。但是不压,用功时妄想又很多,怎么办?那就你作你的,它搞它的。为什么这个“它”这么厉害呢?我不是讲了吗,它已搞了很长时间,它已经熟透了。你这个“家”,你这个身体,一切的一切,都是由它所造成的。现在你从外头领进一个生人,要把它赶走。而它已霸占你的“家”、身体那么久,一个生人想将它赶走,真是不容易。它就是要跟你拼命,也要跟你打。所以我们用功的人,只有你

作你的,它搞它的。我经常打这样一个譬喻:好比妄想是十分,你用一分的功夫,妄想便剩九分;用两分的功夫,妄想便剩八分;用三分,妄想剩七分。你用功越多,妄想剩的便越少。而我们之所以不能达到没有妄想的程度,是因为我们功夫不够深,思想不能统一。如果你的功夫深,那么有了功夫就没有妄想,有了妄想就没有功夫,那就“时时相通”了。一方面我们用功的时间还是太少,另外我们用功的念头还是一个粗念,而打妄想的念头还是细念,因为它已熟透了。如果我们用功的念头最后成了像打妄想这样细的念头,就好了,那就是不参自参、不念自念、不疑自疑了。

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做到这样呢?做不到,所以只好由它去。它要进来,就不管它。你的功夫越来越深、越来越牢,妄想自然越来越少。所以我们参话头也好,念佛也好,或诵经咒,都要好好用功。所谓“打得念头死,法身方能活”,念头打不死,法身是不能活的。所以我们要想把妄想铲除掉,就要好好用功,要从根本上彻底地把它铲除,这才是真用功。我们现在用功的人,都是在静坐上面用功,但一动起来就没有功夫,甚至在定中的时候,这个功夫还没有把握。什么叫“把握”呢?刚才我提到的“念佛的是谁”,这个不明白,不是完全的功夫,是要在这个不明白的地方起疑情。为什么要起疑情呢?古人讲:“大疑则大悟,小疑则小悟,不疑就不悟。”我们有了疑情才能悟。为什么有了疑情才能悟呢?大家想一想,因为这个疑情,真正地功夫得力,可以疑成一团、打成一片,什么妄想也没有;真正地功夫得力,可以忘身心、忘世界,一切都能忘的。

我们用功的人要达到这种功夫,不是一下能做到的。当然过去古人、祖师都是一闻就开悟。一闻就开悟,那是在什么时候?那是在唐朝到清朝,那个时候的人善根深厚。可是我们现在,越到后来众生的业障越深重,善根福德越薄。要知道,那些用功用得好、一闻就开悟的人,已经走了很长的路,我打个比喻:比方我们去广州或香港,这一千里路,我们是坐飞机、火车,搭汽车,还是步行?当然我们坐飞机最快了,是不是

啊？火车要慢一点，汽车更慢一点，步行就更慢了。但是不管快慢，总是要走；几时不走，几时不能到。所以我们佛教，最主要的不是讲，讲得再好，那都是假的；最主要的是要行。我们一定要行才能到家，不行不能到家。

我们用功的人，首先要从静中对于我们的功夫有把握。怎么叫“有把握”呢？静中你一坐下来，把功夫一提，哎，功夫就现前，那个疑情就现前。但是这个疑情，有时现前、有时不现前；有时提起时间不长，马上又没有了——所以我们用功的人，最主要要有惭愧心。古人讲，我们用功的人要如丧考妣，像死了父母一样，有痛切的感受，用一颗真切的心来修行。所以古人来求法、来用功，他那种思想不是随便的。

比如说慧可二祖，本来他在出家以后专门打坐、坐禅，后来他的师父就叫他去亲近达摩祖师。当时达摩祖师在那里面壁，是不睬人的。那慧可二祖就到他那里去亲近他、求他说法。达摩祖师不睬他，一天不睬他，两天也不睬他。最后达摩祖师说：“轻心慢心，焉能闻法？”慧可二祖站在外面，当时天在下雪，冻得不得了，“唉呀，祖师说我轻心慢心，不能闻法”。那时的出家人，有一个袋子，里面装一把戒刀，他就取出刀，把手臂割下来，献给达摩祖师，祖师还是不睬他。慧可祖师又冻又饿，雪下得更大，而且胳膊还在淌血，红地齐腰，唉呀，他很难受，就说：“师父，请您替我安心吧！”他请祖师替他安心。祖师说：“好！你把心拿来，我替你安。”慧可二祖就来回地找他的心，找找找，找了半天找不到，“觅心了不可得”——我这颗心找不到了，于是达摩祖师就讲：“好了，我与汝安心竟。”哎，他就开悟了。噢，这些祖师过去只一句话就开悟了，为什么呢？你想想，我们现在这些人，哪个照他这个样子去求法哩？有没有说站在雪地去求法，有没有说把个胳膊割下来去求法哩？

想起古人，他的志向大，善根深厚，求法的心切，因为有他这个样子，马上“觅心了不可得”——找那颗心，找来找去找不到——就开悟了。那么我们现在找自己的那颗心也是找来找去找不到，是不是开悟了？显然不是的。所以有时，我们用功的人，要发大道心，要发惭愧

心，要发生死恳切心。如果没有发这些心，要想把功夫用好，很不容易。这桩事情，从无量劫到今天来，都是向外驰求，我们今天却转过来找自己；那么既是找自己，如果不能发一个惭愧心，不能有一个大的生死恳切心，要想把疑情提起来，是很不容易的；要找到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也是很难的。所以在这里，我要讲讲古人的这种生死心、恳切心，这种大毅力。今天在座的大家都是佛菩萨的弟子，我们要向佛菩萨学习，好好用功办道。但是谁能开悟呢？人人都可以开悟。为什么人人都可以开悟呢？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未来的佛。未来佛的迟早呢，要看我们用功的迟早，看我们福德、智慧程度，看我们培福修慧、利益众生、成就众生、结众生缘的程度。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们能照着做，将来一定会成佛，会了生脱死。

那么，既然人人都能开悟，为什么现在没见到几个人开悟呢？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放不下。大家想一想，既然放不下，也就提不起；能够放得下来，才能提得起——所以放不下这件事情，是我们用功办道、了生脱死的一个大的障碍。那么放不下的是什么呢？放不下一个“我”。样样都是“我”，“我”这个家庭，我这个妻子、儿女，都是“我”的。什么都是“我”的——为了你，也是为了“我”；为家庭。妻子、儿女，全部都是为了“我”——从无始劫到今天，我们大家都死死抱着这个“我”，放不下这个“我”，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没有这个“我”，我们人世间不也很快乐吗？我们不也早就了生脱死了吗？

我们真正用功的人，首先要在静中有把握。静中有把握以后，还要在动中有把握。但是这种用功怎么用法呢？高旻寺来果老和尚讲：“我们吃饭，要吃在功夫上；屙屎，要屙在功夫上；走一步路，要走在功夫上……要处处不离功夫。如果心心都是功夫，念念都是功夫，那个功夫有什么用不好！”希望大家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真真实实念念都在功夫上？恐怕很不容易。原因是什么？念头跑到哪里去，跑了很远你自己还不知道——所以禅宗用功的人就讲：“不怕念起，但怕

觉迟。”我们的念头起,那没关系,它起就让它起,但是我们要“念起即觉”,我们念头一起来要即觉:这个念头一起来,或是功夫的念头,或是其他的念头,一起来,马上去觉照,马上把功夫提起来。

我们用功的人,光静中用功还是不够的,还要在动中来用功,要在动中一切处有功夫,才算得有一点功夫。静中有功夫,动中有功夫,还是不够,还要在睡梦中有功夫。过去有一个禅师,他去请开示。问他静中有没有功夫,他说“有功夫”;问他动中有没有功夫,“有功夫”;问他睡梦中有功夫,“没功夫”。没功夫怎么办呢?他就一天到晚睡觉,专门睡着来用功。一睡睡了三年,最后枕头掉到地下去,呃,他开悟了。所以我们光在静中有功夫是不行的,还要在动中有功夫;动中有功夫还不行,还要在睡梦中有功夫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?我们念佛要能念得“打成一片”,参禅要参得“疑成一团”。怎么叫“一团”呢?就是这个里面没有其他的東西,没有第二念的东西,就只有用功的这一念。所以我们念佛,念前也是佛,念后也是佛,念念都是佛。但是念佛光在静中念还不够,还要在动中念佛,还要在睡梦中也念佛。即使这三点做到了,也还是不够。为什么?大家想一想,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,要二十四个小时都有佛,那才叫“成一片”。参禅的人呢?古人讲要“疑成一团”。静中有功夫,动中有功夫,睡梦中还有功夫,这个才叫做“疑成一团”。到那个时候,桶底脱落,就开悟了!是不是啊!所以各位要想功夫用好,第一要放得下。放不下,你的功夫就用不好;第二要想用好,就要静中用功,动中也要好好用功。动中要把握功夫还是很不容易的。在高旻寺时老和尚讲:“我们走路的时候要踩在功夫上,如果没有功夫,那么这一步路就不走了。”大家想一想,如果我们真正地时时用功啊,你那个眼睛哪里还能去东张西望、东翻西翻的——没有的。如果你自己想一想,真正时时地把握自己的念头,念念都在功夫上,恐怕自己的眼睛都不敢翻了,是不是啊?我这里讲,大家好好回想一下,究竟怎么有功夫,怎么没有

功夫;我们的功夫在,怎么样;不在,又怎么样;再一方面,把那个功夫提起来,有没有疑情。

这个疑情啊,它的力量很大,如果真正的疑情在,可以忘身心、忘世界。比如我们虚云老和尚,他在终南山居山的时候,煮什么东西就吃什么。有一次煲马铃薯——煲起来之后他去打坐。哎,这一坐就坐得定下去了。这一定呢,定了好多天,他自己还不知道,旁边的人好几天没有见他,过去一看,他还在那里打坐,就把引磬一敲,替他开静。开静以后,他说:“吃饭啦,吃饭啦。”叫人家吃,把他煲的那个东西打开一看,哦,里面的东西长了毛儿,长得很深。计算一下,他入定已六、七天了。所以我们真正用功的人,一定下去就很长时间。再讲个例子,我们的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时,在路上呢,看到有一个坟堆,但是那个坟堆呢,旁边的地方都有雪,只有那个坟堆上没有雪。那时玄奘法师跟他讲,叫他们把那个坟堆挖开。挖开一看:哦,里面坐着个出家人。玄奘法师就替他开静。开静之后,他就问:“迦叶佛出世了没有?”原来他已经定了几劫了。所以过去古人讲:“定中方七日,世上已千年。”

刚才我们讲起疑情,如果起不起疑情来,光一个“念佛是谁”的句子是没有多大作用的。光念这个句子,跟念“阿弥陀佛”没有什么区别;而且如果念“念佛是谁”,还不如念“阿弥陀佛”。念“阿弥陀佛”,还有阿弥陀佛的愿力,他用他的四十八愿来摄受你、加持你,到了时候,就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如果你参禅,那么你要明白,参禅是叫你参,不是叫你念。这是什么意思呢?打个比喻:比如我们把门锁起来了,钥匙找到,才能打开家门。我们参禅就如同找钥匙,翻来覆去地去找念佛的是谁——或是找“讲话的是谁”也一样。我们天天讲话,讲话的是谁?大家能答吗?不能答。不能答的原因是没找到怎么答。真正找到了,就“如人饮水、冷暖自知”,那时你就会答了。但是这个答呢,不是一般的答,不是随随便便地答,不能随随便便地答。未证言证,未断言断,这个是犯大妄语的,不许可的。而我们如果能够真真实实地到了那个地方,它自自然然会示现的,自己会找到

自己。

不管开悟不开悟，今天大家在这里真真实实地参禅，一心一意地好好用功，必定是有好处的。为什么？参禅就好比往家走，你今天也走，明天也走，一天到晚不停地走，总有一天会到家的。像过去那些一闻就开悟的祖师，那是因为他原本已经走到了家，或只差很少一点儿，一转过身来再走一步就到了家了。所以我们现在，不论自己是已经走了十里、二十里、一百里，都要打起精神来，努力前行。参禅这一法是祖师留下来的，过去有很多人开悟，得到这一法的利益，我们能够依着这一法去走，是一定不错的，或早或晚，我们大家都能到家。用功时有一点要记住，即切切不可有执著。宗门下是佛来佛斩、魔来魔斩，一切都要斩得干干净净的，什么也不可得，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挂念也不行。如果贪恋一个什么东西，这也就是个生死。过去古人讲：“去年穷，不算穷，还有卓锥之地。”——卓锥之地，就是过去老太婆纳鞋底用的锥子那么大的地方——“今年穷，穷到底，卓锥之地也无”。我们参禅的人，用功就要用到这个地方，才是真实到家。

用 功

今天我想讲一下粗心用功和细心用功，也就是有心用功和无心用功。什么叫“粗心用功”呢？就是我们刚开始修行的时候，妄想多杂、粗重，用功太粗疏，不细密，心是粗的，气是粗的，念头也是粗的，不能成片，常常被妄想拖到别的地方去了。这种粗粗用功，就叫“粗心用功”。粗心用功因为“心是粗的，气是粗的”，所以很难把功夫抓住，很难使疑情起来，即便偶尔起来了，也难于保持住，延续时间不长，过一会儿就没有了，没有了之后，又起来，它又有一点，有了一点，时间一长，又消失了。所以粗心用功，它的力量不大，时间不成片，容易失掉。失掉之后，要把它再提起来，却很不容易。原因就是，你在用功的时候，心、气、念都是粗的，功夫是断断续续的，不绵密。

那么，功夫怎样才能由粗变细呢？要知道，功夫的

细不是你有心去细的，有心去细是细不了的。功夫用久了，它会慢慢变细的。前天我讲过，一个人活了几十年，一天到晚打妄想，形成了一种习气，要是不打妄想是很难的，你不有意打妄想，它也会自动打妄想的，这都是我们自己一手造成的，怪不得别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时间久了，习惯成自然。各位想一想，你活了三十三岁，有没有用十年的功夫？时时刻刻都在功夫上，你的功夫也会越来越细的，这很自然。粗心用功夫，好比上下两层，上面是用功夫，参“念佛的是谁”，反反覆覆，来来去去地参究，找这个念佛的本来面目，下面呢，尽是妄想，烦恼，它们还在翻来翻去，一刻不停，像一锅开水，吵吵闹闹、上上下下的。这种情况，我昨天讲过，大家不要怕，怕它也没有用。它翻它的，你搞你的，不要有心跟它斗，不要起烦恼，你只管心平气和地去用功，因为你是粗的，它是细的，但是时间久了，你也会细的，那时就该它走人了。要知道，打妄想也是这个心，用功夫还是这个心，等到用功夫和打妄想合到一块去了，那就好了，那时，你有了功夫就没有妄想，有了妄想就没有功夫。所以说，粗心用功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一个小过程，而是一个大过程。因为我们的思想、功夫太粗了，还没有细下来。我们要想把功夫细下来，还要从功夫上来细，功夫做细了，这才是真正的细。如果我们不从功夫上来细，而是有心地去想细，那会细出毛病的。所以，用功的人，一定要在思想上去细，思想细了，功夫自然就会细的。功夫不是说你叫它细它就会细，要从功夫上细，不要有心去细，有心去细，那是错误的。从粗心用功到细心用功，这是一个自自然然的用功过程，功夫到了，它自然会细，你不叫它细，它自己就会细的。

接下来讲一讲有心用功和无心用功。我们现在的用功都是有心用功，因为我们用功都是有意的，念念都是有心的，并不是自自然然的。而无心用功则是自自然然的、无意的在用功。无心用功并不是说没有心，像木头一样，它只是不起“去用功”的念头，它的用功是自然而然的，不需要有意著念，它往往是不参自参、

不疑自疑、不照而照的。我们开始时都是有心有意著念,到了无心用功的时候,它就成了一种自然,你不用著意,它就会自动去参。无心并不是说无一切心、无自性,若认为没有自性,没有用心,那又是错误的。实际上,尽管我们没有去参话头、去观心的念头,但客观上在自动地参话头、观心。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。

从有心用功到无心用功,这中间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这也是一件功到自然成的事,非有意求得。有意去求,总是有心,不可能是无心。功夫没有达到无心的地步,疑情便不能打成一片,疑情既不能打成一片,开悟就没有指望了。所以,你们要想开悟,必须从有心用功进到无心用功。到了无心用功并不就是完事了,还隔着一重关,还必须破了这重关才行。功夫到了无心的地步,可以说疑成了一团、打成了一片,这个时候能不能桶底脱落,那要看你的时节因缘。时节因缘一到,一句话就悟了。所以用功的人到了无心的地步,还要破一重关。这一重关不破,还是不行的。古代有个禅和尚讲,去年穷,还有卓锥之地,今年穷,穷到底,连卓锥之地也无。锥子虽小,但还是有。只要还有一点东西牵系,就不行,因为那还是有心,还是有生死。到了连锥子这么一点东西都没有了,才算是到了无心的地步。当我们的功夫到了“连卓锥之地也无”的地步,开悟就有了可能。

我们讲到细心用功夫,怎样才算细呢?要细到什么程度呢?这里我想讲一个公案:当年四祖到南京去,看到附近山上气色很好,就上去了,在那儿,他看到有个叫懒融(牛头法融)的禅师住茅棚,打坐的时候有只老虎给他看门。四祖见了这只老虎,心中一惊,懒融禅师就讲:“还有这个啊!”四祖不作声,直接走进茅棚,在打坐的蒲团上写了一个“佛”字,请懒融禅师坐,懒融禅师不敢坐。四祖就说:“你也还有这个。”要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很有见地的,功夫都是用得很好的,他们之间谈禅话道,谈得很投机,也谈得很晚。茅棚里只有一个卧具,睡觉时,懒融禅师就把这个卧具让给四祖,自己就在蒲团上打坐。夜里,四祖睡在那里,打鼾响得不得了,搞得懒融禅师坐在那儿,定也定不下去。早晨起来,懒融禅

师就批评四祖:“哼!还四祖哩,昨天晚上打呼噜,打我的闲岔打得厉害!”四祖应道:“我打你的闲岔,你还打我的闲岔哩!”“我打你什么闲岔?”“你把一只虱子摔在地上,断了一条腿,它叫了一夜,尽打我的闲岔!”想一想,用功夫用到细处,连虱子、蚂蚁叫,都能听到。各人想一想,你们有没有这个功夫?像四祖这样,才是真正的细心用功。四祖跑了一整天,辛苦得不得了,但他的心还在功夫上,一点没有离开,连睡觉时都在功夫上!所以我们修行人用功夫,要向祖师学习,光在静中用功是不行的,还要在动中用功,动中用功还不够,还要在睡梦中用功。不但在睡梦中用功,还要在睡梦中得到利益。可见用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为什么?因为从无量劫以来,我们一直在造业,一直在打妄想,现在要回光返照,找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大家想一想,这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吗?用功的人,如果没有一个惭愧心,没有一个恳切心,不能够念念都把心用在功夫上,要开悟谈何容易!所以,我再三再四跟各位讲,既抛家别子,出家了,就要好好用功,不要空过人身!

好了,各位用功去!

(明尧居士整理)

恭祝本公期颐大庆

净 慧

宗门正法眼, 南极老人星。
弘愿邻先圣, 深悲泽后昆。
百年松鹤态, 一片古佛心。
刺血书经卷, 膺劳建祖庭。
弥天开宝座, 四海拥禅旌。
砥柱中流激, 狂澜未足惊。
和风新气象, 平淡旧精神。
桃李三千众, 灵山一会盟。
我来参大士, 合掌颂南庚:
佛寿光无量, 潮音处处闻!